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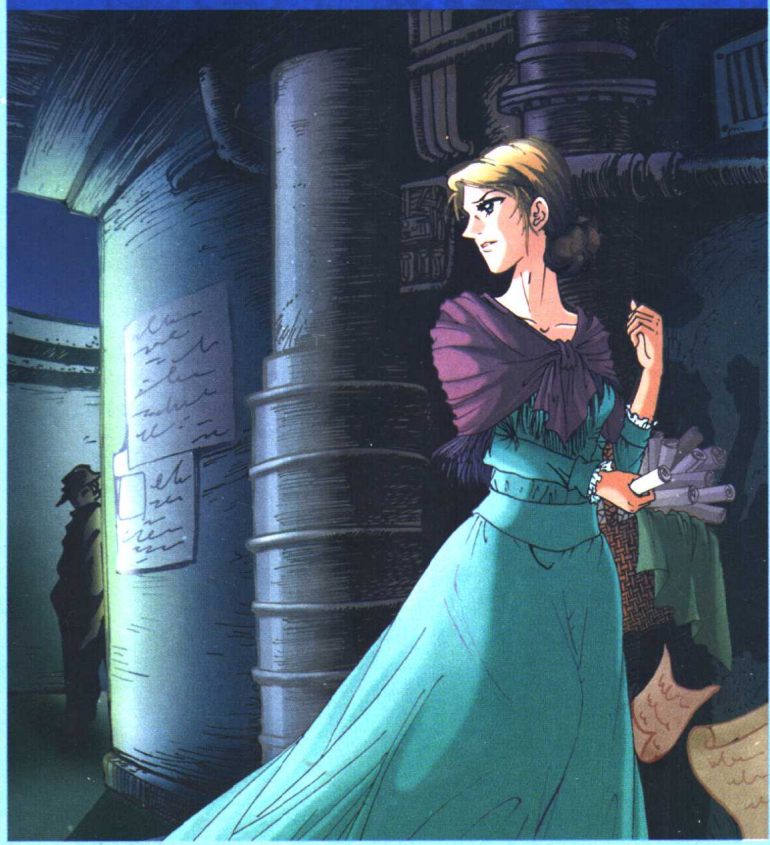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宝 库

母 亲

Mu Qin



·青少版·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母 亲

原著：[苏] 高尔基

改写：亦 点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亲/(苏)高尔基著;亦点改写.-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6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7-5322-3246-8

I.母... II.①高...②亦... III.长篇小说-苏联-现代-缩写本
IV.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9414 号

母亲——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丛书

绘 画:方 卉 封面效果制作:熊轶揆 插画上色:雷晓玲

改 写:亦 点 责任编辑:林伟光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邮电南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黑白印张:7.5 彩插:14

2002 年 6 月第一版 2002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00001-20000 册

ISBN 7-5322-3246-8/I·35

定价:12.00 元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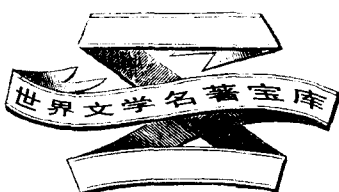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是俄国近代著名作家，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个伟大代表。《母亲》是高尔基的代表作，它描叙了俄国十月革命前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觉醒过程，曾得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高度评价。

《母亲》的主人公之一巴威尔是一个由普通工人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者在他身上倾注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和热情，并通过他反映了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小说的另一个主人公是母亲，通过她的一步步觉醒，直至在儿子的感召下投入革命，从一个封建时代逆来顺受的被压迫者变成一个热情坚定的革命战士，作者揭示了当时深广的社会生活背景。

编者

2001年10月

4-1-17/03



第一部

在郊外的工人区，工人们住在简陋矮小的灰色房子里，他们每天都要沿着泥泞的小路到那一座座高大的鸟笼般的工厂中，在机器笨重的轰隆声和蒸气的怒吼中度过劳动繁重的一整天。

太阳落山后，工人们好像无用的废矿渣一样被工厂抛出来，为了刺激胃口，他们便拼命地喝烈酒伏特加。晚饭后，他们懒洋洋地到街上闲逛，回到家里就跟老婆吵闹，常常是拳打脚踢。在这枯燥的千篇一律的日子里，年轻人则下酒馆，或者轮流在各家举行晚会，他们拉起手风琴，唱着淫荡放肆的小曲儿，跳舞、喝酒，喝醉了之后就会打架，往往打得头破血流。他们代代都是这样生活，年轻的时候酗酒和打架，并受父母的殴打。他们的全部生活被那年深日久牢不可破的习惯所束缚，没有人想改变眼前这种生活。



钳工米哈依尔·符拉索夫，也是这样生活着。他在工厂里技术数一数二，但是由于他性格暴躁，对上司态度粗暴，所以得到的工钱很少。每逢休息的日子，他总要打人。大伙儿都不喜欢他，也怕他。他那张长满黑胡须的嘴脸和毛乎乎的双手，使大伙儿感到可怕。尤其是他的眼睛，使人望而生畏——细小而尖锐的眼睛，好像钢锥一般地刺人，凡是碰到他目光的人，都会感到他那无所畏惧、毫不留情的野兽般的劲头儿。

“给我滚开！孬种！”他低声怒骂。从他满脸的胡须里面，露出又大又黄的牙齿。

他的话不多，“孬种”是他喜欢常用的字眼。他用这两字呼喊厂主、警察，也用来叫唤老婆。

当他的儿子巴威尔十四岁时，符拉索夫有一回想抓住儿子的头发揍他，但是他的儿子却拿起一把很重的铁锤，斩钉截铁地说：

“受够了！我再也不受了……”一边说一边举起了铁锤。

“好吧！……”做父亲的重重地吐了口气，放开儿子，补充说：“唉，你这个孬种！……”

这事发生之后直到他死，几乎两年光景，他再也没有去管教儿子，也没向他开口。

他养着一条和他自己一样高大而多毛的狗。每天进厂的时候，那条狗总要送他到工厂门口，到傍晚时，再到工厂门口去等他回来。休息日符拉索夫到酒馆里去的时候，那条狗拖着毛茸茸的大尾巴跟在他身后。他喝醉了之后就回家，吃晚饭时，就用自己的饭碗喂狗，但从来不抚弄它。晚饭后，一旦老婆不及时过来收拾，他就会把碗碟摔在地上，把酒瓶摆在自己面前，背靠着墙，张大嘴巴，闭上眼睛，用凄惨难听的声音自顾自哼唱，一直唱到酒瓶喝空为止。他横转身子瘫倒在长凳子上，或者把头埋在



桌子上，直至昏睡到第二天工厂汽笛拉响的时候。

他是得疝气病死的，死的时候非常痛苦。只有他的老婆、儿子、狗，以及几个工人区的乞丐，参加了他的葬礼。几乎没有人他的死感到悲伤，相反人们都为他的老婆感到庆幸。只有那条狗坐在新坟上面，默不作声地嗅了许久。又过了几天，那条狗不知被谁打死了。

父亲死后不久的一个周末，巴威尔·符拉索夫第一次学着大人的样酗酒了。伏特加使他全身疲软无力，母亲的爱抚使他感到羞愧。母亲眼睛里充满着悲哀，使他想哭。

母亲抚摸着他那被汗水湿透的蓬乱的头发，轻轻地说：

“这种事不是你应该做的……”

他呕吐起来。母亲把他扶到床上躺下，把一条湿毛巾敷在他苍白的额头上。他眼皮觉得很重，嘴里有一种苦味。他从睫毛之间望着母亲的面容，胡乱地想着：

“看来，对我还太早了点。别人喝了都没啥，我却觉得恶心……”

仿佛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了母亲温柔的声音：“你要是喝起酒来，那还能养活妈妈吗？”

他紧闭着眼睛说：“大家都喝酒……”

母亲一声长叹，他说得不错，除了去酒店之外，人们再没有别的玩的地方了。

年轻人所需要的一切，巴威尔都有了：手风琴、有胸甲的衬衫、漂亮的领带、套鞋、手杖，一切他都买了。他变得和同龄人一样了，也出席晚会，也学会了加特里尔舞和波里卡舞。每逢假日，他总是喝醉了才回家。早上醒来的时候，觉得头痛、胃痛，



脸色苍白，没有精神。

这种生活没有给巴威尔带来快乐，反而使他感到沉闷无聊。渐渐地，母亲发现他不常去参加晚会了，休息日虽然常常外出，可是回家时并没有喝醉。母亲觉得，儿子浅黑色的面孔渐渐地变瘦了，眼神也越来越严厉，嘴唇总是紧闭着。从前，常有伙伴来找他，但由于总是碰不上他，大家也就不来了。

母亲看到儿子和别的青年工人不同，觉得很高兴，但她能看出，他是专心致志地从生活的暗流中朝一旁的什么地方游去——这在她心中又引起了一种莫名的忧虑。

“巴甫鲁沙！你身体不舒服吗？”她有时问他。

“不，我很好！”他回答说。

“瘦多了！”她叹息似地说。

他开始拿些书回来，悄悄用功，读过的书，立即藏起来。有时候，他从那些小册子里面摘录些什么，写在单页纸上，写好后，也藏起来……

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母亲感到儿子的话愈来愈少了，而他的话里，也添了许多她听不懂的新字眼，并且说起话来很有礼貌。同时，他不再追求外表的漂亮，却更加注重清洁，他的一举一动，变得更加洒脱，外表也更加朴实、柔和了。他有空就扫房间地板，每逢假日亲手整顿自己的床铺，总之，他是在努力地减轻母亲的负担。在工人区谁也不会这样做……

这一切都引起了她母亲的不安。

有一次，他拿回了一幅画，把它挂在了墙上。画上有三个人，他们正一边谈话，一边轻快而勇敢地向前行进。

“这是复活的基督到哀玛乌司去。”巴威尔这样介绍说。

母亲很喜欢这幅画，可是她心想：“一方面尊敬基督，另一



方面却不到教堂里去……”

有一天吃过晚饭后，巴威尔放下了窗帷，开始看书。母亲收拾好碗碟，走出厨房，小心翼翼地走近他的身边。他抬起头，疑惑不解地望了望母亲的脸色。

“没什么，巴沙！”她难为情地走了出去。但是，在厨房里呆了一会儿之后，她忍不住又走近儿子的身边。

“我想问你一句话，”她说，“你总是看些什么书？”

巴威尔低声又严肃地说道：“我在看禁书。因为在这些书里有生活的真理告诉我们，所以禁止我们看……这些书都是偷着出版的，如果别人知道我有这种禁书，那我非坐牢不可。因为我要知道真理，就得让我坐牢。你懂了吗？”

母亲睁大了双眼望着她的儿子，觉得他好像是另外一个陌生的人。她替儿子害怕，担忧。

“你为什么干这种事呢，巴沙？”她说。

他瞅着母亲，眼里放射出执拗的光芒，低声却很坚定地回答：“我要知道真理。”

母亲心里明白了她的儿子已经永远地献身给一种秘密而又可怕的东西了。她早已惯于不加思索地顺从生活中的一切遭遇，现在，她只有静静地哭泣。

巴威尔温和地低声说道：“请你想一想，咱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妈妈你已经四十岁了——有过一天好日子吗？爸爸经常打你——我现在才明白，爸爸是在你身上发泄他的痛苦，他生活中的痛苦。这种痛苦压在他的背上，可爸爸却不知道，这种痛苦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爸爸做了三十年的工，从工厂只有两栋厂房的时候就进厂干活了，现在，都已经有七栋厂房了！”

“妈妈记得有过什么高兴的事吗？”他问，“在过去的生活



中，有没有值得妈妈纪念的事情呢？”

她悲伤地摇着头，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别人谈她自身，谈她的个人生活呢。这些话在她心里唤起了早已淡忘的模糊的思想，和对生活茫然不满的感情——这是早年青春思想和感情。那时她和女伴们曾经聊过人生，但除了埋怨，她们谁也说不清楚人生为什么如此艰难困苦。而现在，她的儿子正坐在她的面前，他所讲的一切都在触动自己的心灵，她的心中，充满了对儿子的自豪，因为儿子能够正确地理解母亲的生活，说出她的苦恼，疼爱她，怜惜她。

她的心灵轻轻颤动起来，心里感到一种未曾有过的既悲且喜的新鲜感情。

“那么，你打算怎样呢？”母亲问道。

“我得学习，然后我再教别人。我们工人非学习不可，我们必须明白，必须懂得，我们的生活到底为什么这样痛苦。”

母亲的心在矛盾着，一方面，她为儿子能够把人生的悲苦看得如此清楚透彻而自豪；但是另一方面，她想到儿子是在一个人站起来反抗大家（连她也在内）所习惯了的生活。她很想对他说：

“孩子！你能干出什么名堂来呢？”

但是，她没敢说出口，只是呆呆地继续听儿子给她讲那些她所不了解的事情和道理。

巴威尔继续向母亲谈起了那些在民众中撒播真理种子的人们，可是敌人却把这些人当做野兽似地捕捉、监禁、充当苦役……

“我见过这样的人！”他热诚地慨叹道，“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他站起来，在屋里踱来踱去，过了一会儿，说道：

“这样，妈妈，现在你总算知道了我在做些什么事情，到什



么地方去，我全对你说了！即使你爱我，我也请求你不要妨碍我……”

“我的宝贝儿子呀！”她叫了出来，“还不如让我什么都不知道的好！”

他握住了她的手，紧紧地把它攥在自己的两手中。

“我什么也不妨碍你！”她断断续续地说，“只要你当心自己，千万要当心！”

二

在十一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巴威尔告诉母亲，礼拜六城里有客人来。

傍晚，母亲心中忐忑不安，手按着凳子，望着门口的方向，紧张地等候着那些想像中的危险人物地到来……

不久，门开了，先伸进一个戴大羊皮帽子的头，跟着，慢慢地弓着腰走进一个很高的人来，他伸直了腰板儿，缓缓地举起右手，深深地吐了一口气，用洪亮而有力的声音说：

“晚安！”

母亲默默地鞠了个躬。

“巴威尔不在家吗？”

那个人从容地脱下毛皮外套，用帽子撞去了长筒靴子上的雪，把帽子扔到角落里，迈开两条长腿，一摆一摆地走进房来。他的圆脑袋剪得光光的，两颊也剃得精光，长长的唇髭往下垂着。那大而突鼓的灰色眼睛，朝屋子四下望了一望，然后翘起二郎腿，与母亲聊开了家常。



他镇定的态度、柔和的言谈和单纯的容貌，使她觉得安心。他的神情坦然又愉快，穿着蓝色的衬衣和黑色的裤子，裤角塞进长筒靴里，样子朴素又自然。

她正想问他叫什么名字，从什么地方来，他却忽然先开口问她了：

“老妈妈！你额上的伤疤，是谁打的？”

母亲不高兴地反问道：

“我的老天，这种事情与你有什么关系？”

他见她生气了，连忙直率而又亲切地告诉她，自己的养母头上也有一块相同的疤，那是被同居的靴匠喝醉酒后打破的。母亲听了歉意地微笑了一下，说：

“我并没有生气，不过你问得太突然了……这是我去世的男人留给我的礼物……你不是鞑靼人吗？”

他把腿一伸，咧开了大嘴笑起来，笑得差不多要把耳朵扯到后脑勺上去了。然后又认真地说：

“暂时还不是。”

他告诉母亲，自己名叫霍霍尔，出生在卡涅夫城。一个月前，才进了这儿的工厂，并在这儿认识了许多人，包括巴威尔。

母亲开始喜欢起他来，因为他赞美了自己的儿子。

门洞里又传来了脚步声，门被很快地推开了。走进来的是一位个头不高、相貌淳朴、留着一根亚麻色粗辫子的姑娘。她低声问道：

“您是巴威尔·米哈依洛维奇的母亲吗？您好！我叫娜塔莎……”

霍霍尔帮她脱下外套，问她：

“冷吗？”



“郊外很冷！风大……”

她的声音圆润而清晰，嘴巴很小，有点鼓起，她周身滚圆而且健康。脱了外套，她立刻用她那双被寒风吹红了的小手用力地磨擦绯红的脸颊。皮靴的后跟很响地踏着地板，急急地走进屋里来。

“连套鞋都不穿！”这个念头在母亲心里一闪而过。

“是啊！”姑娘颤抖着，拖长了声音说，“冻僵了，哦！”

“我马上就烧茶炉去！”母亲快步走向厨房，“一会儿就来……”她觉得这个姑娘她早就认识，好像早就对她怀着一种母亲般的善良而怜惜的爱，她不断的含着微笑，倾听着房间里的谈话。

不久，又来了几位年轻的工人，最后，巴威尔也回来了。

茶炉烧开了，母亲把它搬进屋来。客人们围着桌子紧紧地坐成一圈，娜塔莎手里拿本小书，坐在一角的灯下。

“为了要知道人们的生活为什么这样坏……”娜塔莎说。

“还有，为什么他们本人也不好。”霍霍尔插嘴说。

“……我们应该先看看，他们开始是如何生活的……”

母亲一边倒茶，一边听那姑娘流畅的念书声。书中讲的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大家都安静地听着。

这时，“我要知道的，不是人类曾经怎样生活过，而是人类现在应该怎样生活！”屋子里响起了维索夫希诃夫的不满的声音。

“好啦！”红发少年站起身来，表示赞同。

“我不同意！”菲佳喊道。

一场争论爆发了，几乎每个人的脸都红了，声音也越来越高，但是谁也没有生气，而且也没有母亲听惯了的粗话。



“等一等，朋友们！”娜塔莎突然说，于是大伙都静默下来瞅着她。

“我们什么都得知道的说法，无疑是对的。我们应该在我们身上燃烧起理性的光辉，使愚昧无知的人们可以看见我们。对于一切问题，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公正而确实地回答。必须知道一切真理，和一切的虚伪……”

娜塔莎说完之后，巴威尔站起身来，平静地说：

“我们单是希望能够吃饱肚子吗？不！我们应该使那些骑在我们头上想蒙住我们眼睛的家伙知道，我们并不是动物，不是仅仅要吃饱肚子，我们希望过人的生活！——我们应该让敌人看到，他们强加于我们身上的苦刑一般的生活，一点也不能妨碍我们和他们一样聪明，而且还要超过他们！……”

母亲听着他的话，心里颤动起自豪感——确实说得有道理！

“吃饱的人多，正直的人少。”霍霍尔说，“我们应该从这种腐朽的生活沼泽朝着未来的真理王国架起一座桥梁。这才是我们的任务，朋友们！”

可是维索夫希柯夫和红发少年却认为只要直接去斗争就行，没必要学习更多的道理了。

他们散会的时候，已经过了半夜。

娜塔莎在厨房里穿外套的时候，母亲对她说：

“都什么时节了，还穿这么薄的袜子！要是你愿意，我给你打一双羊毛的，好吗？”

“啊，你真是好人！”娜塔莎握着母亲的手低声回答。

当大家都走了以后，母亲绕着桌子忙活着，收拾了茶具，心里感到非常满足和畅快，因为她终于能够参与儿子的大事了。母亲对儿子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巴沙！”她说，“霍霍尔非常



可爱！还有那个姑娘——嗨，她真聪明！她是干什么的？”

巴威尔告诉母亲，娜塔莎曾经从小娇生惯养，她的父亲是个老板，做钢铁生意的，有好多家产。但因为走了这条革命的路，就被她父亲赶了出来，现在是个贫穷的小学教师。

母亲不解地问：“巴沙！我真弄不明白，有什么危险和值得禁止的呢？不是一点坏处都没有吗？”

儿子回答道：“坏处是没有。但是，在我们大伙前面，却有监牢在那儿等着。妈妈，你应当预先知道会有这样的事……”

她的两手战栗起来，压低了声音说：

“也许……老天会保佑，总有法子可以避免的吧？……”

“决不会有的！”儿子镇静地说，“我不会哄骗你，没法避免！”

夜里，母亲睡不着觉，暗暗地为儿子和他的同伴们祈祷着：“耶稣基督，可怜可怜我们吧！”

从那天以后，巴威尔家成了这些追求革命年轻人的秘密集会地。他们每逢周六都要聚会，又加入了一些新的朋友，其中有个身材苗条的大眼睛姑娘，名叫莎馨卡，她的言行举止都很男人化。她通常总是生气地锁着一对浓黑的眉毛，每当说话的时候，那有笔直鼻梁的鼻孔，总是不停地鼓动着。

莎馨卡曾高昂地说：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

当母亲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立时盯住这个姑娘，并怀着无名地恐惧。在她年轻时曾听说社会主义者刺死了沙皇，当时大家都说，因为沙皇解放了农奴，地主们要向沙皇复仇。她不明白为什么她儿子和儿子的朋友们也是社会主义者了。

散会之后，母亲问巴威尔：“巴甫鲁沙，你当真是社会主义



者吗？”

“是的！”他站在她面前，照例用明快而果决的口气说话。

母亲叹了口气问道：“当真？巴甫鲁沙？他们不是反抗沙皇，还杀死了一个沙皇吗？”

巴威尔在屋子里转了一圈，用手摸着腮帮，微笑着说：

“我们不需要这样做。”

他用柔和而又严肃的声调，给她讲了许多。

她望着他的脸庞，心里琢磨：

“这孩子是不会做坏事的！——他是不会的！”

渐渐地，母亲发现那位贵族小姐莎馨卡对她的儿子态度严厉，甚至有时训斥他。但巴威尔只是含笑不语，他的双眼中闪出和以前对待娜塔莎一样的温和的光芒，他目不转睛地瞅着这个姑娘。这使母亲觉得不快，但巴威尔告诉母亲莎馨卡是个好人。

有时，他们在聚会中念读外国工人的新闻，常常会为德国、英国或意大利工人暴动的消息所激动，甚至欢呼起来。霍霍尔两眼放光地说：“我们应该写封信给他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在俄国也有和他们信奉同一种宗教、抱着同一目的、正在为他们的胜利而欢喜的朋友！”

于是，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产生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在精神上亲密的感情。它也感动了母亲；她虽然不了解这种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却用一种欢乐、青春、醉人和充满了希望的力量使她直起腰来。

“你们真行！”有一次母亲对霍霍尔说，“什么人都是你们的同志——不论是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奥地利人——你们为所有的人欢喜，为所有的人悲痛！”

霍霍尔兴奋地告诉她：“在我们看来，没有所谓的国家，也



没有所谓的种族，只有朋友和敌人！一切工人都是我们的朋友，一切的财主、一切政府都是我们的敌人。只要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们就是精神上的兄弟，现在是这样，从前是这样，将来永远也是这样。”

母亲越来越喜欢霍霍尔。他就像母亲的另一个儿子，每逢礼拜日，假若巴威尔不得闲，他就来帮母亲劈劈柴或者干些其他活计。

在母亲的要求下，霍霍尔搬到她家来住了。

三

终于，巴威尔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四周已经有许多怀疑的眼光向这里张望了，各式各样的谣言在流传开来。母亲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儿子和霍霍尔，可他们毫不在乎人们怎样说。

一天晚上，母亲无意中听见儿子和霍霍尔的谈话，霍霍尔告诉巴威尔自己爱上了娜塔莎，巴威尔则劝告他最好还是不要向娜塔莎表白，因为结婚、生子、面包，会使他们远离革命事业。

霍霍尔沉默了好久之后赞同了巴威尔的意见，之后巴威尔告诉他自己也在经受这种感情上地煎熬。

母亲听了这些无声地哭泣起来，她为这些年轻的革命者为了事业不得不压抑个人的感情、甚至必须为了事业牺牲自己的爱情而深深感动和悲哀，从此更加将霍霍尔当做亲生儿子一样看待。

不久，工厂区出现了用蓝墨水书写的传单，上面讲到了工厂

